

醫言漫錄

全

✕  
i 28-1

490.9  
Ig-12

No. 2073  
18128-1



富士川文庫

1293

初見其才

亦見其仁

湯錄序

吾祖考濟壽先生少志於醫、僑居仁夫  
郡飯坂、術既精、父之人益信之、請治者  
。唐云、此篇乃係是時所筆、蓋得于心  
而馳乎、病者既而歸、潘來、嗣中野氏居  
其幾、為侍醫、移家江都、飯坂人思  
而不已、及其沒也、相與醵資、建碑、歲時  
致祭云、夫以思慕如此、足以概其術先生



復見其得

生長于奧而非有良師友然獨得之妙  
感人如是則其資有大過人者孟子曰天下  
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夫海西之國至覺羅  
氏御寓允文允武康熙為尤盛我  
東方

神祖戡亂執中臨下累葉重輝享保  
之隆與彼康熙之盛異域而同揆王化  
所被朝野濟々盖淳樸之質脩之以禮

文故凡百執藝事者莫不精良其於  
醫者古益氏唱水飲也先生亦有發揮之  
撰類聚方於傷寒類方亦復不期然而然  
嗚乎地之相去千有餘里而其所為如  
合契然則所謂異域而同揆者非邪且夫  
王化所被孰知其所以然者猶魚在於水  
而不知水所以養已也然則我黨慎彝倫  
悉心志上以答天意下以供國用臣子

奇甚

文自仲景來



分、固、當然耳、若夫不出於此而奔競  
名教之外、則素尸饕餮、豈不恥相、  
今將梓此編、有感于先生用心之切、謹  
題數言、以貽孫仍、文化丙子冬、南  
至之日、孫龔諄



友人杉甫軒書



醫言漫錄卷之一

中野杏順養貞撰

素靈難經尚矣、姑置不論、醫之可以為繩墨者、獨有長

沙傷寒論已、而其書不甚易讀、一字之異、治機從變、

非沈潛研究之久、則不能得其意也、金匱要畧雖駁

矣、長沙之遺法在焉、亦不可不研究、脉經甲乙肘後

千金外臺褚氏書、可以為之羽翼、東垣一家書、亦有

所裨益、不可不讀、除此之外、宋元明清之諸家、亦唯

可涉獵以資博覽耳、不必費研究、



神農本經不可不讀、其說藥性、簡而精、惜哉為神仙家所亂、然善讀者自辨之、後世諸家之注主治、偏而不精、間涉迂誕、不必拘拘其說、藥石之逸才、不傳之秘在、自我發之耳、

脉法當以素難甲乙傷寒金匱為正、脉經而下、以意斟酌而可、勿必拘拘、明蕭萬興如脉辨、多所發明、亦不可不讀、

甲乙經朝夕誦習而可、後世書中、保命歌括證治要訣二書有益學者、宜置座右、明醫指掌圖亦然、

戴復菴證治要訣所說方法、盡宋醫之法、而不類元以

後之書、予嘗竊疑、此書蓋成于宋人、而戴氏傳之、僧西緒校正修補、附以戴氏之言也、其書中載戴復菴之言者二處、其非戴氏自著益明矣、獨怪諸病多以中痰為治、頗彷彿丹溪氏之法、

要訣曰、治中風法、調氣為先、是嚴用和之論也、今人治中風、先用順氣散、雖近妄意、暗合此說、

中風卒倒、吐食及紫血、自鼻孔溢出、或吐無聲、而如傾盆、如不用力狀者、多不治、其不自鼻孔出、或吐有聲、而如甚用力者、可治、吐多者不治、

中風初證、脉如緩而不峻者、服藥見効少矣、死亦不暴、



其脉洪數弦急滑大、而邪勢深重、元氣虛憊者、不出五七日而歿、若雖邪盛、元氣尚未脫者、可治、予數試數驗、古人未嘗言及、凡辨諸病虛實之真假、亦可類推、不特中風、虛人受邪、多見假實之脉、邪去而後虛脉始見、今之醫不辨脉之真假、一切施治、不誤其鑒者、幾希、中風去國、虛人受邪、立論治、此正論也、李明之以氣虛為因、劉完素以五志火腎陰虛為因、朱彥脩以濕痰為因、喻嘉言以陽虛為因、今按喻氏說似優于三家、

脉經曰、病人一臂不遂、時復轉移在一臂、其脉沈細、此中風也、必有飲在上焦、其脉虛者、為微勞、榮衛氣不周故也、冬自愈、予按此證、世多有之、方書不收入此說、故人多不知之、冬字下注一本作久、按三字疑衍、人有飲食起居如常、但失音者、予在信夫郡、屢見此證、其人多無痰聲、作氣中治之、皆愈、白虎歷節風、烏附桂麻之輩主之、治不可緩、緩將無及、本藩士人澤崎氏、手足疼痛而腫、不能起臥、一醫用藥益甚、予診之、脉浮而弦、重取則如存、如亡、細甚、是下虛而不歸氣於元也、即以八味丸為湯、與服乃愈、全



不用痛風之治方、高根氏患如上證、服一醫藥、疼痛益甚、叫聲徹于外、予診之、脉浮弦而有力、是外邪爾、乃用蠲痹湯加乳香沒藥、應手而安、  
婦人年二十二、一日無故口眼喎斜、而神氣無恙、飲食起居亦如常、蓋病得之暴怒而傷肝血、即為道遙散飲之、二十貼而愈、

人年四十以上、平居氣不了了、或食味異常、或健忘、語有重複、而不自知、或汗出偏沮、或不覺口流涎、或小便短少、或膚肉軟緩、如撫腫上、或尺膚緩柔、而其色黧黯者、是將發中風之候也、近者二十日、若一月、遠

養拙堂主人用心  
常須覺

者一年、必不免此患、不可不防之、消消、

診尺之法、不可不知、戴道甫云、以無名指按撫尺脉頭之肉、此法甚麗、臨診之際、當以三指按撫、從尺澤下至尺脉頭、以診其肌膚之緊慢也、患之將生、尺膚必慢、以元氣不充、肌表疎故也、可從其左右以卜偏枯、患之將除、尺膚必緊、以元氣將復、肌膚實故也、尺膚黧黯者、必病偏枯、亦可從其左右以卜其所發、此二法、古人不言、予數驗之、診尺法詳于予主診法、凡中風及諸卒病、灸之、其癰痕乾燥如白黧者、死、黑光潤澤者、及四圍發赤暈者、生、



長沙所稱中風有三、傷寒論所謂中風者、後世傷風是也、本於難經中風傷暑傷寒之說、金匱有五藏中風、是亦輕證、非後世所謂中風、其中風篇中所論、即後世中風也、然亦出於後人補綴、世之患中風者甚多、其全愈者、百中不過五六耳、縱令其愈、終不復故、偏枯最為難治、白石醫生岩淵三幸者、患風痺、三年而復故、予問其所以治、曰、無有他術、自吾得患、不飲湯水、唯服藥、藥皆益氣大補八味丸三方、一日間盡四五貼耳、於是乎知病非不治、以服藥之不能久也、從此之後、常教病家久服多服、久而

有驗矣、

證治要訣曰、有虛熱生風、元氣虛、元氣虛則風生之治、

虛當兼風治、有虛證似風、此惟當治其虛、不可以風

論、此語可謂說盡真中類中雜風之治、扁倉復起、莫

以加焉、

中風卒倒、不省人事者、以輔正為主、人參一味決不

少、縱使證屬血虛、治當兼療氣、不必特用血劑、凡治

風劑中不可少桂附、勿恐溫熱、此證多屬陽虛、且陰

虛不兼陽虛、陽虛兼陰虛也、

於中風外、別立中氣一證者、始于本事方、此蓋類中風



之濫觴、夏月入井冢必有伏氣、使人病、古人謂若入井冢、先以雞毛落其中、直下則無伏氣、若雞舞不直下、則有伏氣、先洒以酒數升、然後入云、予嘗見大和怪異記者、其中載與人入井而尸解者三人、其書固不足信、享保年間、予在信夫郡、親觀此事、距予所居上飯阪六七里許、為伊達郡松原鄉、鄉人夏月債水、工穿井、鑿地四仞、未得水、會天雨、覆蓋待霽、數日雨歇、乃發蓋下、俄而呻吟悶絕、急使人下救之、亦大呼求出、繼而出之、面如灰、口不能言、腹痛囊縮、舁還家、請醫

服藥、久之復故、其初入者遂死、家人以為祟、埋不復穿云、於是始知怪異之所記果信矣、按此蓋中伏陰之毒也、宜用長沙陰毒之治方、即升麻鼈甲湯方中去雄黃蜀椒可也、追魂湯亦可用、西陽雜俎亦記此事、以醋數斗澆之、方可入矣、予僻在田間、二十餘年、視病傷寒者多矣、其氣內傷者十之七八、臨診之際、當先尋問其平日有所苦否、考以四診、詳辨其所屬、果內乎外乎、然後下手、庶幾免于誤治、薛氏所謂於外感中、總有內傷證、可捨外感而依內傷、況於內傷重者、善哉言也、若不詳其內外



一切施治、徒多損人命耳、可不慎乎、  
傷寒候古法、見于傷寒金鏡錄、張氏醫通、石室秘錄、秘  
錄稍詳于二書、傷寒大成中有傷寒古鑑、其候法最  
委悉、然辭頗煩、不便搜索、其辭簡而得要領者、有醫  
燈續焰、

傷寒診尺膚法、予有所試驗、今識其一、二、凡尺膚緩慢、  
如撫浮腫者、熱不解也、若初病如是者、為病進也、尺  
膚肉軟皮急者、熱將解也、若熱猶不解、而脈微弱、尺  
膚緩慢、或膚燥肌溫者、屬陽虛、若脈細數、尺膚細濡  
者、屬陰虛、

調補之可  
誤

內傷病有類外感者、惡寒發熱、頭痛煩渴之類是也、概  
以外感施治、則災不踵矣、是東垣內外辨所由起  
也、故補中益氣湯乃為內傷飲食傷兼勞倦、而有發  
熱惡寒、頭痛等證者、設爾若無熱證、則非此方所主、  
故曰始傳熱中則可用、末傳寒中則不可用、今人不  
察、見病涉虛者、不問其寒熱、一切用之、可謂誤矣、調  
中益氣之為脾胃虛熱、類傷寒者、設亦猶補中益氣  
之例也、凡辨惑之所論、殆與長沙之言相為表裏、是  
東垣之所以卓爾諸家也、  
麻黃為發汗之長、然不得桂枝、其功不專、桂麻相合、其



才始見、故如越婢三拗湯等、用麻黃雖多、發汗却不  
及麻黃湯、以無桂枝故也、若大青龍湯、則麻桂却為  
石膏所監、是發汗之所以不如麻黃湯也、後世諸家  
誤會越婢青龍方中之石膏、以為發汗之主藥、近世  
如香川秀菴、疑而不決、戶田齋著非藥選、亦斷為發  
汗之藥、皆非矣、蓋大青龍而解風寒、而中風忌大發  
汗、越婢湯示微發於不發中、亦不欲大發、故藉石膏  
之甘涼、以制麻黃之辛熱耳、  
後世諸家之於汗吐下、有方而無法、不知所適從、千古  
獨有長沙之言在、明如觀火、何以不察焉、長沙之立

凡讀書之法、宜如是文字注意也

法盡戒、諄諄乎唯恐有所不至矣、夫麻黃湯大青龍  
湯、世之所稱為發汗第一之主劑也、然其法曰、取微  
似汗、而不謂大發汗矣、且桂枝湯法曰、微似汗者益  
佳也、是謂肌絛潤而微似有汗者也、彼云取、此不云  
取、是為發汗解肌之別、其戒發汗也、曰汗多亡陽、曰  
不可令如水流瀉、病必不除、不欲大發之意、昭昭乎  
明矣、後人何以不察、而自我立法、倒行逆施之為、其  
極至若桃葉蕪促命期而止、嗚乎可不慎乎、吐法、瓜  
蒂散、法曰、溫頓服之、其為急攻可知也、如梔子豉諸  
湯、乃曰溫進一升、而不云頓、其不急攻、亦可知也、長



沙之言、片言隻字、法戒從存、如斯也、故其說下法也、  
於大承氣湯曰、煮取二升、分溫再服、即二升再服、則  
一服一升、取急攻也、小承氣湯曰、煮取一升二合、分  
溫二服、一升二合二服、則一服六合、不欲急攻也、桃  
核承氣湯曰、煮取二升半、溫服五合、日三服、即二升  
半三服、一服五合、則一日餘一升、與小承氣湯三合、  
其攻稍緩可見也、至于調胃承氣、乃曰、少溫服、此  
蓋取調胃氣已、不同三承氣之攻下矣、是為下法之  
別、噯乎、汗吐下三法、治療之規矩繩墨、不可不講、此  
特服法已、若夫三法之用、捨宜禁、傷寒論中說之、諄

諄、至矣、悉矣、不知後世諸家、何以不察焉、怯者畏之、  
如虎、勇者侮之、如羊、若薛立齋、張子和是也、是坐不  
講長沙之法耳、此豈獨古方然乎哉、雖若後世汗劑  
之升麻葛根、十神敗毒、吐劑之茶調獨聖、及茶鹽法、  
下劑之芍藥四順諸湯方、亦當取則于此、不然則猶  
無星之秤、莫知所輕重矣、  
桂枝湯法曰、溫覆令一時許、遍身絳絳、微似有汗者、益  
佳也、不可令如水淋漓、病必不除此三十九字、說盡  
解肌汗法、蓋遍身絳絳者、言肌腠微潤耳、猶未有汗  
也、是為解肌之法、此法雖佳、未若遍身微似有汗者



愈佳也故下一益字更示一層之良法若夫發汗過  
度如水流漓則病必不除不獨桂枝法為然亦可通  
麻黃大青龍諸汗法故曰餘如桂枝法是也長沙之  
立法垂戒如此諄諄人多漫爾看過故標于此  
後世諸家立六經之主藥以麻黃桂枝羌活之類為大  
陽經之主藥以升麻葛根白芷之類為陽明經之主  
藥以柴胡黃芩前胡之類為少陽經之主藥其說詳  
悉如有據者予熟讀傷寒論全不然若大陽病用麻  
黃桂枝既有風寒之別而熱在表者發之爾非云大  
陽經之主藥故不問三陰三陽熱在表者以此發之

故大陰腹滿用桂枝加芍藥及加大黃湯少陰病始  
得之反發熱及無裏證用麻黃附子細辛湯麻黃附  
子甘草湯厥陰身體疼痛用桂枝湯是也葛根升麻  
之於陽明病柴胡黃芩之於少陽病亦然其熱在肌  
肉故用葛根升麻以解肌耳至其胃家實置而不用  
若太陽病之有葛根黃芩黃連湯厥陰病之有麻黃  
升麻湯是豈獨陽明之主藥哉柴胡黃芩之解熱半  
在表半在裏也陽明病用柴胡湯三太陽病三厥陰  
一過經二壞病二勞復二可見其不專于少陽病於  
是知諸家拘泥六經之說之非也故本經別錄不云



某經之藥亦可以證、太陽有汗吐下溫滲涼補之法而無禁、陽明有下與解肌之法、有汗吐下之禁、少陽有和解之法、有汗吐下之禁、三陰則無禁耳、此不可不知、證治要訣有辨小便色真假之說、此法至深切也、予謂小便清白者屬寒、赤濁者屬熱、同通論也、然有無熱而赤濁者、有有熱而清白者、不可概以寒熱論耳、氣道不順、膀胱不和、則小便赤濁也、病在血分者、亦有赤濁若澁少者、雖裏有熱、膀胱不與焉、則小便清白也、亦有熱伏于裏、未欲解而清白者、其人振慄、反不

欲重衣、是為真熱之證、以清解之法治之、而後小便反赤者、病將解也、又有假熱之證、小便赤濁、其人身熱、反欲得重綿、當以溫補之法治之、小便清而真證始現、寒熱真假之辨、不可不詳也、

要訣治傷寒協熱自利、有連理湯、即理中湯加茯苓黃連共六味、予以此方治傷寒腹滿自利嘔逆之證、其效如神、妙不可言、或曰傷寒時疫腹滿自利者、多不治、夫腹既滿、固不可自利、自利則腹亦不可滿、乃今滿而利、故不治、殊不知此乃連理湯之所主耳、予屬治此證、効如桴鼓、唯腹雖滿而不軟者、非此方之治



也

往歲予祇役江都、後藤某病疫、數日熱不解、耳聾舌有  
黑胎、煩渴引飲、食不下、腹滿自利、小便赤澀、精神昏  
憊、不省人事、脈弦而細、予作連理湯與之、下斷食進  
數日而安、此人渴好熱飲、腹滿軟而不鞭、下利不止、  
與肺相應、此陰在于下、隔陽于上也、所以為連理湯  
之證也、  
連理湯通治三焦、上而治吐、中而治滿、下而治下利、兼  
治積聚、蠱痛、心腹痛、及協熱利、裏寒外熱等證、凡口  
瘡咽喉痛、久服涼藥不差者、皆主之、

陰盛格陽之說、起自宋許學士、傷寒論有裏寒外熱之  
證、喻昌以為陰盛陽虛之證是也、蓋陽為陰所襲、浮  
散于表、所以表熱也、若治表熱不理裏寒、則陽盡而  
以死、此說可從、附子理中湯、四逆湯、輩主之、  
長以食不食、分別風寒、予見病傷寒疫厲者、能食者  
易治、不食者難治、古人或謂傷寒不食者不害、非也、  
以無穀神也、  
瘧後勞復、沐頭最甚、婦人病新瘧、起居如常、沐頭、忽  
下然而復、多不出二三日、死、予少在信夫郡、診傷寒疫  
厲、殆三千餘人、以沐頭復者、二十餘人、皆婦人也、此



方男子不沐故免此害耳。二十餘人皆入。予在信夫邸治一男子傷寒裏證解後小便澀少並中  
痛如刺一醫以治淋法治之小水不通刺痛益甚予  
診之脉沉細帶數是以過用苦寒清熱之劑使陽氣  
下陷而然乃以八味丸為湯用服不數貼小便快利  
又一男子患疫壯熱惡寒不能食頭痛如裂腹滿小便  
不利服一醫藥反加煩躁譫語不眠請予診之脉洪  
大予以為時當夏月此固無時脉也長沙曰小便不  
利者發黃若利者不發黃此證必當發黃試令去衣

衣背腰果黃即以五苓散合梔子蘘皮湯與之一日  
連服三貼黎明小水快利色如皂角汁三五行後諸  
證漸退經十餘日全愈今按此證宜茵陳蒿湯茵陳  
五苓散亦主之

有病傷寒者其證腹滿小便不利壯熱惡寒而譫語一  
醫用五苓散未三日俄下黑血數合氣陷脉脫而死  
蓋醫不知此證本屬瘀血認作太陽本府之熱犯畜  
血不可利小便之禁爾書此以戒後生  
一男子傷寒解後食進氣和但小便下血或清便後見  
小凝血片予以四物導赤合半與之乃愈



外邪初證發熱惡寒其脈弦大滑疾洪數用發表劑表熱稍退脈見緩慢之勢此時多以為邪將解殊不知此邪進之候其熱實不退將陷于裏也已而諸證自若竟及危篤者多矣須當脈見緩慢之時詳辨其寒熱虛實從證施治以過走裏之路謹勿輕視焉而凡表證之走于裏者多屬資質怯懦否則酒色過度若嘗患下疳惡瘡之人謹勿妄攻下唯補脾溫中潤裏補氣血之劑從證施之而可也蓋血虛者宜補氣血本藩松井某資質虛弱勤學手不釋卷一日得疫疾壯熱頭痛不食體倦服一醫之藥腰脚漸覺痠弱經六

七日全廢其用臥而不能轉側熱不退口不能語請治于予脈微弱按而無力予用大補湯倍加人參附子與之不日而安終始但此一方不復轉換出入百合狐惑陰陽毒後世諸家以為傷寒病中之一證取附傷寒門中誤矣果然則傷寒論何不言此證却說之金匱方中乎此其別一證者昭昭明矣百合病百脉共病不主一經一府故其證彼此互現若病若不病此疾近世多有唯人未知之耳凡病似勞非勞其證不可名狀者皆此病也病源千金共言皆因傷寒虛勞大病瘥後不平復變成此病是也金匱



曰其病未病預見或病四五日而出或二十日或一月後見是不云傷寒而單云病者泛指諸病也百合之別是為一證益可以證人未病之早以病如狐蠱後世亦有此證今之所謂諸蟲證是也若膈噎疳蝕蠱之屬也若蛻蟲利痔疾脫肛狐之屬也消渴腹滿或有屬蟲者亦狐蠱之屬也金匱曰狐蠱之病此如傷寒如之一字可以微別是一證

信夫郡一婦人傷寒裏證舌上黑胎皴裂如十字文煩渴欲飲水腹滿不食肌膚無大熱耳聾嘔逆全類白虎湯證予的知其似而非即作柴胡四物湯加知母

地骨皮麥門冬與之舌胎稍退諸證從衰遂收全功予數用此方治數人然非諦視其證之真假虛實恐誤其機用耳

一小兒患疫壯熱不食舌上黃舌下黑舌弦特赤予以涼血和解之劑治之不愈一老醫語予曰小兒宜輕緩之治涼血之劑恐其所不堪乃改用參蘊飲未竟數貼熱退氣和而安此予少年時事固不足錄但要識治小兒有此斟酌

凡人氣不了了胃中衝悸心下支滿不欲飲食或頭重目暗行立覺若將倒或面色慘黯若有所憂或身有



微熱、或小便短少、若濁、此皆疫疾之候、當須細意察之、若謬為勞為鬱、補劑處治、則將延致大害、慎之慎之、

凡人初得病、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氣息短乏、恍惚如醉、四體解墮、如有所疲極、是皆疫疾也、

延享丙寅、春末至冬季、江都疫疾大行、其證頗緩、熱勢亦微、但氣不和、惡食鹽豉、耳晝日安靜、夜則譫語、其狀不類疫疾、謬用補劑者、則病熱增加、初得病、必下利數行、後利不止者不治、止者即愈、予用三因沃雪湯治此證、有奇効、雜著羌活蒼朮湯亦有效、

感冒之名、自宋人始、唐以上與傷寒無別、不啻入彀、戴復菴曰、有虛人感冒發熱、終得一日熱、不為久、又不為重、便見譫語、此乃虛不禁熱、不可遽用十分之冷劑、此誠然、然不獨十分之冷劑不可用、一分之冷劑亦不可用也、世人所謂勞役感冒是也、益氣湯大補湯、類如黑炒乾薑甚妙、  
傷暑、戴氏要訣說治法為詳、中暑、  
長沙立治暑二法、一曰中熱、白虎加人參湯主之、一曰中暍、一物瓜蒂湯主之、此二端治暑之大綱、後人恐石膏大寒害胃陽、以益元散代白虎、似則似矣、殊不



知白虎湯中有人參粳米甘草以制石膏知母不令  
其性剛柔對待却有生津潤燥之功益元豈有此  
功乎而亦何益元之有然白虎湯中入參者  
石膏甘寒能清中焦胃腕熱中焦有熱者非此不除後  
世恐其石藥性寒乃云犯胃令嘔於是火燉以折其  
性水飛以緩其力以為得養虎之法嗚乎何不思之  
甚也石膏之所以能清中熱以其性寒也若畏其寒  
不如無用之楊寒論唯云綿裹碎耳可以見古制之  
正矣  
凡人飲酒過度時有卒然暈倒四肢逆冷不省人事者

唯其脉自和是為酒厥謹不可灸但當與消酒解醒  
之藥待其自醒經病復常若誤以為卒中風若氣厥  
而灸之則後發寒熱頭痛將不速愈此證古人所未  
嘗說焉此亦不可不知

飲食之下咽入胃則化胃氣之不和粘痰生焉食物偶  
與之會則粘着不化稠痰日積重疊包裹胃氣為之  
抑鬱使人善病狀全類虛勞誤投補劑則胃氣益鬱  
經久不愈此證屬虛中之實當以食鬱之治法療之  
退黃丸一方甚妙胃中之痰非此不除予嘗治一男  
子食生葷而病短氣而悸不能食面色青白身體解



鹽梅不愈、經六月、易二醫、皆為血虛、虛勞治之、予曰、此病食也、即以二陳湯加乾薑、肉桂、與服、更以豕飲、下退黃丸、數十粒、數日忽吐一痰塊、破而視之、有鹹菜蠅結如蚯蚓狀、後調理若干日而全愈、  
又治二婦人、一傷禾粉團、一傷海豚、各卧葶九月、證如土所說、予令各脾胃命、且與退黃丸、皆吐出其物而愈、

予祖母駿府人也、自說家有二婢、立春前夕、爭搗炒豆、食過多、為之所中傷、共病十餘日、一婢吐出炒豆許、多而愈、其一婢不吐不下、不能食、面色慘黯、短氣而

悸、面耳蟬鳴、四肢解怠、醫皆為脾虛、或為鬱為勞、而治之不愈、後有醫小野玄忠者、以為食鬱吐之一塊痰、纏裹炒豆而出、病遂愈、按名醫類案載、陳日進患此證、百方不應、自以導痰湯加大黃、下所食數月以前物、瀉出禾粉團而愈、此皆與予所說者符、故附載于此、  
凡人平居心中嘈雜、心煩不安、多吐痰沫、若清水、食不進者、後必病膈噎、年五十以上者多不治、  
人身陽氣無形可見、夫津液者陽氣之標也、陽盛則津液長、陽衰則津液消、故見津液消長、斯知陽氣盛衰



矣、是以腠理緻密者、不怯寒、津液充也、肌膚皴皴者、恒怯寒、津液虛也、發汗後、身體涼者、津液泄也、故曰汗多亡陽、足以見津液之為陽氣之標矣、飲食之下咽入胃、快通流下、亦唯藉斯物而不留滯、是故津衰則乾澀難下、液涸則窒塞不通、膈噎痞塞之所以由生也、故治此病者、扶胃陽為要、扶胃陽、即是所以滋津液、予治積聚、以桂枝茯苓為主、不用莪朮三稜輩、桂枝加桂湯、茯苓桂枝甘草大麥湯之屬、從證而處之、病人腹皮高起、撫之若有塊、按則不可得、是屬聚也、

溫之、宜理中湯、桂枝、苓、朮、甘湯、枳、縮、二陳湯輩、若按之愈鞭、而築築應手者、莪朮三稜所主、如虛憊之人、固非所宜、當以理中湯倍加人參、乾薑、再加桂枝、極為穩當、

本藩某妻、以其夫偶獲微譴、憂懼數日、頓發腹痛、一醫以為積聚、投莪朮三稜、延胡索等之藥、痛愈甚、更以加味四七湯投之、痛猶自若、於是以為瘀血所為、遂投導瘀破血之劑、因下紫黑血不止、腹痛劇甚、飲食不下、羸憊亦極矣、延予治之、診其脉、沉細欲絕、按其腹大塊二三箇、自臍左右上連心下、臍下亦有小塊、



冒皮高起、予曰、此非瘀、非積、勞心太過之所致、辱得  
剛劑、中焦為之壞、非建中補血之劑不可、然羸憊如  
此、脉亦沉細、恐難治耳、幸脉中猶有生機、可以庶幾  
乎、於是處加減建中湯、服藥一貼、減痛一分、二貼  
減二分、未盡二十餘劑、而病全愈、

妊婦年三十四、臨產坐草、有物自陰戶中突出、大一握、  
長五寸許、堅硬如石而黑色、子門為之礙塞、不可生  
產、觸則痛甚、易醫數人、竟不能知其為何物、予後讀  
名醫類案、始知其為石瘕病、又按入門云、婦人胞中  
傷損、瘀血結成、久則堅硬如石、塞子門、大如懷胎、月

事不來、散聚散主之、是乃類案所載石瘕病也、  
凡積聚癥瘕、重按則得、輕按則不可得、俗謂之着脊、此  
證不可灸腹部、災生于脊、

治水之法、利水為主、是固正法、然可施諸實人、若施諸  
極虛之人、譬猶破甕去水、不灰何待、若欲學十全之  
法、宜熟讀金匱痰飲水腫二門、而後治法無餘蘊、予  
治水腫、用利水之劑者十中有一耳、初起治婦人惡  
阻、旋復花湯、不至極虛者、多收療功、  
長沙治腫、必先分表裏、曰皮水、曰風水、是水從皮裏肉  
外生、有虛有實、開鬼門、潔淨府、治實之法也、補脾溫



中治虛之法也、其候以指按腫上、皮肉共軟而不喘、雖喘亦微、脉多浮而數、滑大有力、五皮湯防已黃耆湯防已茯苓湯小青龍湯輩主之、曰裏水、此證亦有虛實之辨、而多屬虛、其候未有腫而先喘、或腫微而喘劇、按之肉硬、脉沉而微弱、細數是也、越婢加朮湯甘草麻黃湯麻黃附子湯桂薑甘草黃辛附湯真武湯小青龍湯等主之、及補中溫腎之劑可撰用、又有皮水不愈、變成裏水、當從裏水之治、當此時、人多不曉、以誤其治、不可不詳、辨明不問谷、附、之、義、此又有喘先腫、咳先腫者、屬肺水、與裏水相似、裏水者、水

在府外肉內、肺水者、水自肺中發、此亦不可不詳其因、

裏水屬虛者、非參附輩則難成功、凡腰脚間腫特多者、屬下焦虛憊、不可與利水快泄之藥、將不救、八味丸劑中加人參、最為上策、明辨為此證、須急與之、勿問熱之有無、徘徊顧望、恐失其機、劑中地黃宜用生、乾熟則無功、病後浮腫、多生于中虛、或用藥逆理、傷損脾氣、以致此患、脾腎膀胱實主之、故屬脾者、宜理中湯桂苓朮甘草湯桂枝湯朮附湯真武湯桂枝人參湯之屬、屬腎膀胱



脫者、宜附子湯、真武湯、壯原湯之屬、屬脾腎兩損者、  
宜附子理中湯、木附湯、加人參之屬、須當以金沸草  
大腹皮二味加諸湯方中、謹勿用利水快泄之劑、多  
致不救、此證有渴者、勿視以為熱為燥、所謂虛故引  
水自救者也、八味丸主之、若氣喘痰喘者、亦宜補下  
元、引氣歸于元、宜八味丸、黑錫丹之屬、禁用治喘祛  
痰之藥、  
水腫病、宜食大麥飯、赤小豆、蘿蔔、勿食鹽味、能使小水  
不利、

凡水病、皮膚拆裂、水自漏泄者、難治、表陽虛故也、若婦

人產後腫、元氣未脫者、吉兆也、腫自消而愈、此予所  
嘗試、古人未曾言及、

本藩名幡氏患水腫、喘咳唾涎沫、一醫與利水劑不愈、  
本腫愈甚、予診之曰、此肺水也、利水之劑恐不能治、但  
當利肺氣、肺氣利、則水腫不殆而自愈、即與龔氏清  
肺湯、咳止腫消而安、  
又一婦人患咳嗽、久之不愈、通身浮腫、下體殊甚、脈寸  
洪大、而尺微、此為肺邪盛極、不能通調水道也、宜清  
利肺氣、即與東垣瀉白散、咳止腫自消、  
又治二婦人產後腫、其小水赤澀不利、一用赤水玄珠



又壯原湯一用濟生十補丸料皆愈、  
金匱八味丸為湯用、名曰建中腎瀝湯、出于肘后方、  
鼓脹比水腫最為難治、水腫以暴、鼓脹以漸、其原異矣、  
此證多屬陽虛、故非桂附乾薑輩之辛熱、則不能治、  
雖有類熱證者、裏寒外熱耳、謹勿用寒涼、真武湯附  
子湯八味丸十補丸黑錫丹復元丹之屬宜之、  
本藩某婦患鼓脹、益得之妬忌憂懣、且房室太過、小水  
不利、不能食、醫與利水消脹之劑不効、予據嚴氏復  
元丹之例、按喻氏脹滿之說、以濟生十補丸料為湯  
與服、數貼而愈、後數犯房室、再發而沒、

脚氣治法、千金方為詳、外臺秘要及玉機微義次之、宜  
熟讀、

巢氏論脚氣曰、病既入藏、其脉有三品、內外證候相似、  
但脉異耳、若病人脉得浮大及緩、宜服續命湯兩劑、  
若風盛、宜作越婢湯加朮四兩、若脉轉駛而緊、宜服  
竹瀝湯、脉微而弱、宜服風引湯二三劑、此皆多因虛  
而得、若大虛之氣短、其間可作補湯、隨病之冷熱而  
用、若未愈、更作竹瀝湯、若病人脉浮大而緊駛、此是  
三品之最惡脉也、或沈細而駛者、此脉正與浮大緊者、  
同是惡脉也、浮大者病在外、沈細者病在裏、治亦不



同、當消息以意耳、元、久、延、享、之、間、江、都、此、病、大、行、  
灰、亡、相、接、按、其、證、實、者、宜、大、下、屬、虛、者、不、易、治、  
一、醫、能、治、脚、氣、予、私、淑、諸、其、門、人、曰、凡、患、脚、氣、者、不、得、  
喫、美、食、醲、味、粳、米、飯、酥、醢、汁、亦、在、所、禁、最、不、得、食、烏、  
魚、諸、獸、肉、唯、宜、食、大、麥、赤、小、豆、飯、河、漏、麪、要、令、胃、氣、  
疏、通、不、可、令、其、壅、塞、故、藥、劑、大、禁、補、益、治、之、方、於、平、  
胃、散、內、去、甘、草、加、麴、蘖、山、查、子、蓮、葉、赤、小、豆、主、之、只、  
此、一、方、通、治、脚、氣、一、切、諸、證、神、驗、不、敢、示、之、人、予、按、  
千、金、外、臺、脚、氣、門、諸、方、可、撰、用、

陰、癰、有、得、之、天、者、有、得、之、騎、者、皆、不、治、偶、爾、得、之、者、可、

治、

手、氣、出、于、要、訣、此、證、世、多、有、而、不、知、其、治、法、須、以、要、訣、  
為、據、

小、腸、氣、腎、氣、膀、胱、氣、等、之、稱、起、于、宋、人、即、疝、也、古、無、此、  
稱、

治、疝、順、風、勻、氣、散、極、妙、局、方、蟠、葱、散、亦、宜、之、

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當、歸、生、薑、羊、肉、湯、太、建、中、  
湯、桂、枝、烏、頭、湯、是、皆、治、疝、之、正、方、也、古、人、疝、必、以、氣、  
稱、之、若、其、人、氣、滯、兼、諸、疝、者、半、夏、厚、樸、湯、千、金、七、氣、  
湯、三、和、散、本、事、檳、蘓、湯、之、輩、主、之、



一歲夫無故口眼喎邪半身不遂醫以為風治之數月  
不愈予同寮侯藤良順診之且問其所苦云左脇牽  
痛屈伸不便而小腹硬急於是乃知痼而非風也即  
作為苓通氣散與服未竟數日而諸證全退良順嘗  
為予說之  
有人陰囊腫大色赤如有畜膿欲以針刺予遽止之云  
是痼耳非有畜膿也服溫散之藥則愈因作神効湯  
加桂枝與之腫自消  
凡痼小便赤澀者勿妄認為內熱此因氣道壅滯所致  
與順氣之劑則小便自清

醫言漫錄卷之二

傷力吐血衄血之說見錦囊秘錄曰有負重為物取壓或  
持重遠行忽心中痛口鼻出血俗名傷力吐血乃肺  
胃內膜傷損掉破若用冷藥愈過愈出卒致胃損咳  
嗽而歎急以人參細末飛羅麪童便調服最佳  
衄血不可少茅根一味治衄劑中必可多加或單服亦  
佳衄因過飲發者最妙

本藩士人瀧山某語曰予久患鼻衄日夜不已不可俯  
俯輒出睡中或時自出血色或紅或紫石治無效自  
客冬至今夏未愈予能治否予脉之弦大有力此人



嗜酒蓋因酒毒犯肺血亂不從故道也乃作葛根茅根湯加梔子前胡炒麴與服兼服茅根一味煮汁數日而衄稍減無幾全差凡服茅根汁六七斗明春再發但令服茅根煮汁終不復發

衄血倉卒無藥以新汲水灌兩額大陽穴及頂上信夫郡中野邑人漁于小川跌仆傷唇血出如線注射不已經十餘時予時在信夫使來乞藥予不得其解漫爾以芎歸湯加沈香茅根與之且外以無名異敷之無幾血止痕如蚊咬迹是即戴復庵取謂血忘故道者蓋亦衄血之類也

耳衄龍骨灰吹入耳中即止見錦囊秘錄王氏醫論有嘔血須用酸棗仁之論可考大吐血後必可與獨參湯或參附湯不可遽用血劑說見名醫方考與獨參參附之後用理中連理湯輩一二日後方可與血劑劑中宜兼氣藥禁專用純血劑若要速奏功宜加附子于方中諸失血皆倣此例房後吐血者黑錫丹甚妙本出喻昌寓意州凡治吐血要徐徐治之令其自止不欲急遏之若用止澁之藥急遏之則一旦雖斷數日之後暴吐如傾遂至不救治之方假令一日吐二十度則明日十五度



又明日十度乃至一日一度終止不來如是則永無  
暴吐之患故徐徐治之令其自止實為上策不獨吐  
血凡咳血衄血皆然須知之無令誤  
繆仲淳曰上部傷瘀血停積胸膈骨按之痛或並脇肋  
痛此吐血候也急以降真香刮末入藥煎服甚良此  
症世多有而人少知者故揭于此

伊達郡長倉一男子年二十五平素食少而口不絕酒  
大俄患口瘡已而齒齦痛甚不能食經五十日許易五  
醫不愈已而膿血自齒齦間流出頃刻滿口眠則汚  
衲蓐久之口瘡稍愈膿血不止乞治于予診之脉虛

數而軟予曰此為骨槽風虛憊如此恐非藥力能治  
然有一法可以試已即用入門玉池散與服未盡數  
貼膿減食進三十餘日而復故尚有少膿令服雙和  
湯三十餘貼全瘥

咯血要訣之治法為詳論內七珍散不獨治咯血可以  
通治一切諸血症甚有神效

本草新編云咯血不止以蒲黃加入六味湯中則一服  
可以奏功非他藥所能及

嗽血有屬于肺痿者後世方書既謂已久成勞者是也  
不知其源已屬肺痿非嗽血久而變成勞須詳審其



脉症勿誤治法、  
咳血、炙甘草湯黃耆建中湯主之、膠飴宜以阿膠代之、  
說出于王機微義、甚有妙旨、可從、又於方中、更加百  
合白蔞、款冬花桑白皮之類可、  
黃閣齋云、予少覽方書有云、諸血症、唯咳血為最重難  
治、蓋此症、肺病因火剋金、故不可治、予親友頗多患  
之者、皆不至殞命、取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者乎、大概  
火盛咳頻而血多、誠危症、如是死者、屢見之、若咳稀  
血少、此偶傷熱、或傷酒而然、遵先生治法、以益氣湯  
補其脾肺、而以六味丸滋腎水、當自愈、

褚澄云、便血猶可止、咳血不易醫、咳不停物、膏髮必咳、  
一血滲入喉、愈滲愈咳、飲溲便、則百不一死、服寒冷、則  
百不一生矣、  
淋久不愈者、八味丸主之、又清心蓮子飲補中益氣湯  
建中腎瀝湯可撰用、  
戴復庵云、治淋之法、除的然虛冷之外、其餘諸症、若用  
本題藥不効、便施以調氣之劑、蓋津液之逆順、皆一  
氣之通塞為之也、如木香流氣飲却為的當、其中自  
有木通麥門冬腹皮輩、此若不効、但宜投以益血之  
方、蓋小便者血之餘也、血若充滿、則滋腴下潤、自然



流通如火府丹却為的當其中有地黃輩然此非特  
言血淋氣淋一切淋皆可用獨不可用之虛冷耳淋  
病小便之色多是見赤未可便以赤為熱氣道蘊結  
如此爾予按此百六十二字說盡治淋之法可以為  
規則故揭出于此  
一人無故頭痛如破易數醫不治一醫用二陳湯加細  
辛川芎即愈此屬痰厥一人亦患頭痛發則叫聲撼  
四隣用芎辛湯加石膏應手而愈此屬氣厥  
一男子患疳瘡服藥半愈忽發頭痛百治無効予據王  
荊公之法以蘿蔔生汁滴鼻中不過數次而痛退按

名醫類案用蘿蔔汁一味王公取傳原方入龍腦少  
許蓋類案誤脫此一味耳然不用亦可予屢試之多  
有驗  
川芎細辛石膏治頭痛方中不可少蔓荊子亦可用如  
濕毒頭痛有可用附子者不可不知  
外邪頭痛升麻荷葉湯妙也此方散邪解熱必加芎辛  
本可若不愈更可加石膏  
人頭項生塊磊砢或頭痛無大熱乍止乍發或頂上皮  
膚麻痺不可近手者此皆屬雷頭風升麻荷葉湯主  
之蒼朮升麻荷葉三味煎服亦可荷葉宜倍用他藥



牙齒痛、乳香沒藥二味等分煎服甚效、乳香一味亦效、  
咽喉痛、蕭萬興救急論說之詳悉可考、  
咽喉痛、服涼藥却甚者、用理中湯附子理中湯有效、  
本藩士人錦見氏、久患鼻齋、一日俄發壯熱、通身如燬、  
不堪煩苦、採女貞樹葉鋪牀蓐、或以金錫罍熨五心、  
頭痛亦劇、咽喉閉塞、飲食入口即還出、強之則自鼻  
中溢、若欲飲湯藥、乃跪坐、使一人在側抱持、一人撫  
背、一人撫胸、一人奉湯藥灌口中、而後自按其鼻、因  
使之流下、自入咽中、如此凡十餘日、請予診之、予曰、  
此久服燥熱之過也、夫會厭者肺之主也、今肺為燥

熱、取燥津液涸竭、會厭於是乎痿、殆與肺痿同源、幸  
脈猶數實、而未虛耳、即作桔梗湯與之、咽喉漸利、可  
以飲食、熱亦漸減、改與參朮補脾湯十餘日而愈、後  
發微腫、即作補中治濕湯飲之、無幾復故、  
瘀血在胸膈中者、須導而下之、元氣實者可與桃核承  
氣湯、或桂枝茯苓丸料、加犀角生地黃黑炒乾姜、或  
犀角地黃湯加大黃、勿恐峻攻、若下血一二分則止、  
後服更與雙和太補益氣湯、葷加附子、血者陰也、血  
下則陽亦隨虛、取以用附子也、若中虛人為難治、宜  
以雙和湯葷倍加人參附子與之、沈香澤蘭牡丹皮



從症加之、要使元氣徐徐回復、而後可施導瘀之藥  
耳、

瘀血在胸中者、多為胸膈痛、後必吐血、若腹痛者、後必  
圖血、以其血在腹中也、

有一僧語予曰、貧道胸膈間隱隱痛、無有他異、此何故、  
予診之、脈沈緩、謂云、此為瘀血在胸中、不遂將為大  
害、僧疑惑不敢服藥、數月後、忽吐紫黑血數斗、遽服  
一醫藥、得無恙、蓋此僧平日好食熱物、但不喜飲酒、  
是以幸免耳、

本藩士人寺西氏、胸膈隱隱痛、頭重體倦、食不進、服一

醫藥、數月不愈、後值醫他適、請予診之、脈沈伏、稍有  
力、此人平素過飲、予知其膈間有瘀血、告之曰、此有  
瘀血、後必成殃、幸自大便則當無慮、若自吐則非吾  
取知、因固辭不與藥、後數日、果吐下瘀血、而二三分  
自止、六七分自下、經數日而愈、以自下者多、猶得延  
數日矣、

手臂腕痛、不可交關節、痛久不愈、  
桑樹枝細切、炒令香、以水煮服、治臂痛甚妙、出類案、予  
數試有驗、



肩背強而腫、肩上殊甚、嘔逆短氣、殆類龔廷賢取謂青筋之症、蓋痧脹也、急使人解太上衣、且引伸其左右手、更使一人按摩、自肩至臂中數十百次、已而察視臍內、若尺澤中有紫黑之取、乃以鉞針刺之、令瘀血出、更服失笑散而愈、清人郭右陶著痧脹玉衡、談痧狀最詳、

真頭痛、真心痛、古來斷以為必死之症、故無治方、至于醫宗必讀醫門法律、始有之、必讀用黑錫丹治真頭痛、法律用大劑人參甘草、少加薑附豆蔻治真心痛、予雖未試之、書以備參考、

信夫郡一賈人、年七十、酒徒也、偶因勞力太過、發心脾痛、一醫以涼劑治之、無效、予即以東垣扶陽助胃湯飲之、不盡四五貼而愈、蓋前醫以為痛因酒發、非熱藥之取宜、不知此以胃陽為酒熱取燥而發也、古人取謂熱因熱、用者非邪、

脇肋下側肝經部分、發漫腫、少硬者、屬腎虛也、老人精衰強泄、或童子天癸僅通、屢入房者、多有此症、不速治則成癰、建中腎瀝湯、地黃飲子、十補丸之類、宜之、若將成癰、別於癰疽門求之、此蓋背有脊贅、腹有臍輪、故無根之火毒、窺其空虧、虛軟之取而發已、不可



不察其因也

人年二三十時、腰冷若痛、為腎勞、是作強大過取致也、若不節情慾、雖服藥不能全愈、年近耳順而自止、以情慾衰減也、然亦幸而免耳、不可不慎也、

瘕之名尚矣、內經開其端、長沙發其微、自此其後、脈經、肘後、千金、外臺各論其治、然長沙特舉太陽一經之瘕、以例其他經、似簡、後人誤會、以為太陽獨有瘕、五經無有、至于王海藏、始說三陽及太陰之瘕、及于方有執有瘕書之著、猶皆為語而不詳、喻嘉言乃著法律立論、以謂六經皆有瘕、其說甚詳、王海藏發明四

經之瘕也、其言曰、背及張屬太陽、低頭視下、手足牽引、肘膝相搏、屬陽明、一目或左或右斜視、一手一足搖擗者、屬少陽、發熱脈細腹痛、屬太陰、是三陽及太陰之瘕也、喻嘉言遂據靈樞發明其餘曰、仲景之以頭眩脊強不能俛者、指為太陽之瘕、原以該三陽也、而其以身蹠足攣不可仰者、指以少陰之瘕、以該三陰云云、其說可謂鑿鑿有據矣、治法亦具載于法律、今世瘕多屬中虛、予常以十全大補湯為主、增桂加薏苡木瓜、或桂枝湯為主、進退加減隨宜、若其正方金匱具在焉、宜合考、



咳嗽有肺痿、有肺脹、有肺癰、有外邪、有內傷、金匱方中  
論之詳矣、熟察其因、因而施治、則庶幾乎無誤、  
戴復庵說咳嗽治方為詳、說具于要訣、  
人平居時、發乾咳一二聲、久而不止、或隨吐痰涎白沫  
者、若咳聲短乏、如無氣力、是勞之漸也、非有他故、則  
經一年若二年、尚未為患、如有邪感觸乍劇乍緩、甚  
者不愈者、是勞將發之候也、宜急灸四花、患門、五指  
一穴、及五藏諸俞、若失此時不治、而至于卒然發、肌  
熱惡寒、頭痛等之症、猶誤認以為感冒風寒、或以為  
類癰、因用疎散解表之藥、雖或一時似少間、竟不全

愈、久之勞之形悉具、於此始為治勞之計、已晚矣、方  
考曰、無風不成勞、丹水子和之曰、虛勞、雖有其基、不  
得風寒不發、世醫亦多謂感冒用發散之藥不止、津  
液為之燥、久而為勞、此皆不識彼寒熱頭痛即是勞  
之初症、視以為風寒取致耳、豈不然乎、

勞之將發、必先痰咳、八十一難取謂五損中之第一肺  
損是也、張易水以四君子湯主之、予按以肺症之輕  
重、出入加減而可、或肺痿治方可撰用、久而不已、盜  
汗夢遺、心悸等症加之、是即第二心損之症也、易水  
以八物湯主之、予以人參養榮湯出入加減、若至泄



瀉不食症加之、即為第三脾損之症也、尤可恐、為難  
 治、故經曰、過脾不可治、易水以十全大補湯主之、  
 咳嗽失聲、進涼藥聲不出、屬陽氣衰弱也、此為裏有寒、  
 當以溫藥和之、桂枝人參湯陰旦湯枳縮二陳湯不  
 換金正氣散八解散桂枝加厚朴杏子湯輩主之、訶  
 子桔梗貝母須隨症加之、

按泄瀉忌當歸、方中有當歸者、宜以芍藥代之、  
醫學入門云、肺脹滿、即痰與瘀血礙氣、取以動則喘急、  
或左或右、眠一邊不得者、是四物湯加桃仁、訶子、青  
皮、竹瀝、薑汁、若虛脹喘者、單人參膏、按此症今世多

有故揭于此、人參胡桃湯妙也、本出洪遇夷堅志、若無人參、生薑亦可用、一小兒感寒、咳逆不止、有庸醫投以訶子、罌粟、馬兜鈴、輩止溢之藥、一晝夜連進數貼、咳逆頓止、已而氣急昏悶、不省人事、不終日而沒、予在信、夫郡親見之、書以為戒、

詛治要訣曰、時行嗽、發熱惡寒、頭痛鼻塞、氣急、狀如傷冷濕、連咳不止、初得病、即伏枕一兩日、即輕、記壬午秋、滿城有此患、繼時甲午年、夏秋之交、此病又自南



而北得免者少、並呼為蝦蟇瘟云、享保十八年癸丑、予在信夫郡、時有此病、自七月十日、至十六十七日而止、其十三十五六之三日最甚、症如要訣所說、服藥而差、不服亦差、大類不出二三日、後予在江都、延享丁卯九月、又有此病、老幼強弱得免者絕少、寬延癸酉之冬亦然、古人取謂大疫曰札、小疫曰差之類乎、  
哮喘有傾漸二症、頃者多屬肺脹、大小青龍越婢三拗湯輩主之、漸者多屬下元虛憊、四神丸青娥丸五味子丸補骨脂丸輩主之、世醫多視以為痰、清肺導痰

之外、束手無策、不知諸病生痰、非痰生諸病也、棄本而攻標、取以不瘥矣、故予之治喘、不必用痰藥、  
信夫郡中野邑一女子、水腫半愈、因食新穀、氣喘痰鳴、殆至危篤、予用黑錫丹、喘止腫消而愈、

本藩士人小川某、喘家也、每月必發、哮喘痰壅、飲食不通、症候甚急、服藥數十貼終安、如此者四五年矣、乞治于予、予問其先取服藥、皆清肺導痰之劑也、予曰、此病不係于肺、乃下元虛憊、地氣加于天之症耳、即四神青娥二方合半、煉蜜為丸與服、數月不發、後因屢入房又發、再服之乃安、於此令長服此方、哮喘終



除

又原某者、與小川氏同患、但平時不發、感風寒必發、投以小青龍加石膏湯、乃差不復發、此肺脹也、肺脹、小兒多患之、世人呼為馬脾風者是也、小青龍及三拗湯加石膏甚妙、後以機要四君子湯加減收功、此症禁補、雖稟賦虛薄、不得用補益、氣降喘止、而後補之、則無害、用黑龍肝、或於理中二陳湯方中、加龍肝若赤石脂代代赭石、或以伏赤石脂若伏龍肝亦可、

小兒嘔吐不已、二陳湯更加白梅花、或加之益黃散中、為妙、

喻氏寓意艸辨吐水、以黑水為胃底之水、以臭水為腸中之水、此水且出、則胃中津液久已不存、不敢用半夏以燥其胃也、宜理中湯、予以為凡吐清水者、胃上中管之水也、吐酸水者、胃中有邪也、不須忌半夏、狀如清水、挑之則粘着如絲、綿綿不絕者、胃液也、最為可恐、久吐不已、則死矣、宜以連理湯、桂枝人參湯、歸脾湯、小建中湯、輩補飲之、若色黃而凝結者、雖乃胃液、無有大害、宜六君子湯、濟生白朮湯、輩、凡吐黃水



者、屬積聚、宜桂枝加桂湯、苓桂甘棗湯輩、但吐苦汁者、亦積聚也、宜用上治法、  
停痰伏飲、金匱方中論之備矣、治方亦有寒溫表裏之別、如苓桂木甘湯溫劑也、小陷胸湯寒劑也、小青龍湯表劑也、真武湯裏劑也、以此四方、隨症出入取捨、庶幾乎不失病情也、  
水飲痰、各是一病、予有發明、詳于水飲發揮、古人謂薄稀者為飲、濃粘者為痰、誤也、飲症有六、痰即其一耳、此蓋不熟讀金匱之過也、

素問無痰飲之說、獨有水溢飲一症耳、至于金匱方始

有四飲之辨、四飲之外、又有二飲、六飲之症治於是備矣、後世醫家多不讀古書、故不知治之太體、藥本走末、至于謂二陳湯為治痰之總司、不識長沙之於治、若良將用兵、進退機變、有不測之妙矣、世人多謂長沙之方不宜于今、嗚乎、其取讀不過明代萬曆間書、問之以隋唐以前之書、茫乎不知、安足論長沙之方乎、

痰飲諸症、金沸大腹桑白三味、不可少之藥、宜從其症出入加減、  
及胃膈噎、津液從口湧出者、為病進、涎沫從咽胸間流



出者為難治、蓋胃中津液亡故也。仲命歌括云、反胃病十有九死者、非藥不良、効由輒強、以食或強以羹湯、是速其吐、今得其說、不強以食、絕其羹湯、但投以加減枳木二陳湯、人多利膈、九饑則以陳倉米飯、以香乾啖之、一匙湯水不與、三日後不吐、飲食如初、方用甘蔗搗汁七升、生薑搗汁一升、打和分為三服、云云。予兒少時、外感嘔吐、一晝夜約六十餘度、乳食不留、予因此法作參薑湯、徐徐與服、三日而食進、數日而復故、後再發、前方加烏梅煎服、嘔吐不再發。

逆氣有三、不可不辨、金匱云、上氣喘而躁者、屬肺脹、又云、肺脹、咳而上氣、煩躁而喘、脈浮者、心下有水、小青龍加石膏湯主之、又云、大逆上氣、咽喉不利、止逆下氣、麥門冬湯主之、是為肺氣逆、治屬上焦、又云、若面熱如醉、此胃熱上衝、薰其面、苓甘薑味辛夏仁黃湯主之、是為胃氣逆、治屬中焦、又云、咳逆倚息不得臥、小青龍湯主之、青龍下已、多唾口燥、寸脈沉、寸脈微、手足厥逆、氣從小腹上衝胸咽、其面翕然熱如醉狀、因復下流陰股、小便難、時復胃者、與茯苓桂枝甘草湯治其氣衝、是為腎與衝脈逆、治屬下焦。



類中風者、濫名也、至於類癰、濫之又濫者、當今之醫、指寒熱往來數日不愈者、曰類癰、若夫如此、則食厥氣厥痰厥血厥、可謂之類中風、勞倦痰血腎勞氣鬱、可謂之類癰、一人唱之、衆人和之、病名之不正、何以處方、孔子曰、必也正名乎、予於醫事亦云、熱論曰、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褚氏云、傷風時疫、溫暑濕痰、作癰作疹、俱類傷寒、按此二說、類傷寒之權輿、

寒熱往來不解、有可柴胡黃芩者、有可黃連石膏者、有可知母黃柏者、有可麻黃桂枝者、有可猪苓澤瀉者、有可大黃芒硝者、有可當歸黃耆者、勿必固執膠柱、

本藩鈴木氏之子、年十二、惡寒而面赤、頭痛壯熱、不能食、一醫與藥、三日而熱解、後八九日、發熱如前、三日而亦解、如此者數十發、發必經八九日、醫為類癰治、已垂三月、荏苒不愈、枯瘦骨立、予診之、脈弦緊而洪、數予云、癰熱可治、乃作抑肝扶脾湯與之、數日而熱稍解、二十餘日而不再發、又一婦人、日晡惡寒發熱、頗如癰狀、隔日而發、其面浮腫、而有結核、予一診、知其為癰、與前方而愈、凡癰寒熱甚、氣麤厲、熱去時反清了、是多屬實、若寒熱不甚、熱亦徐徐而解、若其間日、肌有微熱、氣不了了、



是多屬虛、治方屬實者、解熱攻劫可用、屬虛者溫中、內補兼用、  
長沙取謂裏寒、外熱、外寒裏熱、熱在皮膚、寒在骨髓、寒在皮膚、熱在骨髓、熱在丹田、寒在胸中、熱在胸中、邪在胃中、此等處方、一左、虛虛實實、變不旋踵、可不詳審乎、

後世取謂獨寒症、有鬱熱、有陽虛、外寒而不欲重衣者、長沙取謂寒在皮膚、熱在骨髓也、可清熱而不可溫補、外熱而欲得重衣、口好飲熱湯者、長沙取謂熱在皮膚、寒在骨髓也、可溫補而不可清解、後世亦謂之

陽虛真寒症者是也、

疫雖有三陽表症、多屬陽明、古人未言及焉、唯繆仲淳本經疏中有此說、曰、雖三陽之表症、多屬陽明者、邪氣中人、多從口鼻、鼻手陽明、口足陽明主之云云、升麻葛根湯輩宜之、兼內因者、沃雪湯或不換金正氣散、加黑炒乾薑三倍主之、  
少陽病與柴胡湯輩、久不愈者、於導痰溫痰二湯內、加麥門冬、人參、黃芩、梔子、有奇効、陶氏導痰湯亦可用、此方於疫頗有効、

程郊倩後條辨、太陽上篇、論溫熱病症治、可備一家之



說張潞王曰溫病始發即用黃芩湯去熱為主亦是

一說

戴復庵曰吐衄人皆知為陰也然亦有陽症吐衄者又  
看別症如何不可專以胃冷為說此說與喻嘉言之  
傷寒有戴陽蕭萬興之三陰有合病俱為發前人之  
未發  
小兒感風壯熱引飲食少者時發卒厥精神昏愊息可  
屬續其脉弦大有力或沈帶弦實假令沈細自有生  
機不可灸恐熱怫鬱生他症又不可與腦麝香竅之  
劑恐引熱入深但少少與清熱解散之藥靜待其自

醒而可

人皆知數之為熱遲之為寒而未知有遲屬於熱數屬  
於寒者宜審其兼症而後始可斷寒熱而已  
醫說云小兒感涼大熱惡寒用藥而熱退過一日又發  
熱按方用藥解而又隔一日發熱其兒已虛陽氣無  
取歸皆見於表所以表熱以和胃氣藥如六神散之  
類加烏梅收陽氣歸內而愈此症不特小兒大人亦  
有之六神散加粳米主之  
大病瘥後食進氣和日暮夜間時發微熱歷日不愈者  
以脾胃氣猶弱不能消穀也平胃散加麴蘖山柰柴



胡與之則其熱自去是亦長沙損穀之意也錢氏地骨皮散治小兒虛熱壯熱極妙然小兒發熱有不知其因者宜從癖疾之治法抑肝扶脾湯淨府湯輩可撰用然多味煩雜從其症進退出入要在不失其方意小兒洩如米泔汁者方書多屬疳症又有屬胃熱者損穀則止雖不藥而可但肥甘油膩之物在取可禁淋家歷年不愈欲至危篤者使人嚆小便甘淡無鹽味者小洩多出白沫入尿器久不消者共為難治消渴病亦然

小便閉塞不通屬膀胱之上際者唯其小腹腹脹雖經數日無大害治法宜以溫補之劑徐徐而利之其屬實熱者宜清利之劑如久不治則有水氣泛濫延及四肢者其屬膀胱之下口者小腹左右無有他異從氣海至橫骨中邊徑一二寸或四五寸堅硬腫滿失治則胞破而死人有日日入房不疲者精氣之充也有或四日或五日而終能入房者精氣之不充也稟賦之不同不可以此艷彼亦未可以彼概此要在慎其度而已腎勞之起氣虛為之根為治者不可不審其取因



要訣精溺共出之說千古之妄言若夫膏淋便濁似而非者大便燥結不通有氣秘有風秘有虛秘有熱秘不可草草作治人長不察其源而治其末者雖多不能起床者雖不大便十數日無害若陽氣下陷而通者雖若可喜有不回踵之災虛勞久而溏泄者乃張易水謂第三損而損及脾胃者為不治正傳久瀉欲死者灸天樞氣海黃氏治老人久瀉不止灸百會愈

本藩某婦人年可三十肛門翻花赤爛延及穀道痛楚不堪乞治于予予曰無他故乃作八珍湯增粟米大棗數貼而痛減又一婦人神氣不和四肢倦怠常好暗處不欲與人接一醫灸氣海百壯俄然發渴引飲不止壯熱不能食舌上焦黑身不能轉側涎沫不留口予曰是疫也外感解而後本病可治醫不知帶外感誤灸引熱耳於是與柴物湯加黃連麥門冬數日熱稍解食稍進然引飲如故肌肉枯瘦日甚一日乃以歸脾湯機要八物湯隨症加減出入不出數日渴已食進



又一女子年紀十六、適傷硬飯、心胸妨悶、已而吐出取食物、爾後不食數日、其取食、概芋魁、午房蘿蔔之類而已、飲水日四五十掬、神氣無異、靠物而坐、但不能卧、口常吐涎沫、雖寒亦不欲重衣、一日求食、喫至六七掬、胸腹緊滿、不知取苦、既而復不食、荏苒五六月、亦唯日菜食、易數醫不治、乞治于予、其脉緩而無力、蓋脾氣鬱而不舒也、乃作加味歸脾湯、加入人參三分與服、不出數月而復故、

予少時療三婦人、其症或腹痛、或惡寒不食、面色青白、殆似脫血之人、有時瀉下、下細虫、前後無數、或雜屎

是蝨蟲滋殖  
延有多難治

中、或為塊、予漫爾施治、是蓋九蟲之一、而取謂蛭蟲、痢者、醫宗必讀外用雄黃銳散、內服桃仁槐子蕪荑云云、宜並見、

腸風藏毒、諸治不効者、三因加味四君子湯、薛氏重訂歸脾湯甚効、又諸痔爛痛者、加乳香沒藥、

信夫郡一男子、無故惡寒、二三日腹痛甚、手不得近、脉洪而數、臍輪突出、小便澀如淋、予一診曰、此腸癰也、早猶可治、遲緩至今、恐不可治、辭去、不與藥、後經十餘日、臍中出水、彌月不愈、臍瘡破潰、屎膿雜出、數日而沒、



又一壯夫右脇下漫腫如覆盆痛甚惡寒壯熱脈洪數而不能食予曰腹癰也治不可緩與防風當歸飲下之後服神効內托散腫消而愈次年再發其父為傷食誤治數日下膿血而死

陳無擇云內經載息積病得之二三年遍身微腫續乃大腸與臍連日出膿水遂致不救按是亦腸癰之類也

醫言漫錄卷之二終

醫言漫錄卷之三

痢之初症禁用止澁之藥須先峻發而後審其虛實以下之莫不愈者訶子罌粟輩不可妄與

凡痢惡寒壯熱者屬表葛根湯敗毒散主之若小便澁少渴而引飲者屬裡大小承氣胃苓湯五苓散猪苓湯可撰用若脾胃虛弱者或歷日不愈者宜溫補之又有一種小兒痢暴熱痢下朝發夕死者薑附湯四逆湯總奏其効治不可緩

壯實之人始得痢以河間導滯湯大小承氣湯為主膿血痢以桃核承氣湯為主虛者不在此例凡痢邪氣



稍減則平胃散香薷散不換金之類從症撰用若初發切痛甚者加乳香沒藥亦可

醫門法律痢疾門不可不熟讀

信夫郡有患痢者腹痛下痢晝夜一百餘行一醫用止瀉之藥下利頓止一日總五六行頭痛發熱不能食肛門熱如灼後重益甚乃作大承氣湯服五貼服訖腹痛甚瀉膿血約三十餘行其翌諸症如脫一男子患如上症身熱頭痛淅淅惡寒予診之脈實而大頗能食與大承氣湯而愈

拙荆掌患痢食不進小水短少裡急後重予先與以胃

苓湯小水益澁痛不可忍因思平素虛羸元氣不充今用五苓沈降之劑反批其虛宜矣元氣益下陷小水之不通乃作升陽順氣湯與之不數貼尿通淋止痢亦隨愈

直指方以參苓白朮散加菖蒲治噤口痢或用參連湯或用倉廩散戴復菴治中湯加木香縮砂亦一奇方也醫門法律禁用黃連用蓮肉人參二味隋唐以前之書說痢固無大人小兒之別宋以降獨屬之小兒者全非坐不讀古方書故也大人痢大率似勞病源云五痢緩者變成五煎云云其



大初症形瘦食不進色蒼白氣不了了常好靜處與勞相似而不可名狀者實痺也治法建中內補斷不可與家秘清養散加殺蟲之藥一二味後平胃散除濕湯或六君子湯濟生白朮湯可撰用世醫漫爾不察偶遇此症則參耆芎歸莫不雜進患者訴妨礙則二直陳四君之外束手受敗殊不知是亦痺之初症若悞投滋陰苦寒之劑則逞逞釀成大患脉亦變細數遂成十分不治之勞瘵雖扁倉復起安得活人手段張易水機要論虛損法無餘蘊可并考腎勞初症脉弦大虛軟頭痛耳鳴遺精白濁咳嗽潮熱

可察之字錯解  
在子用未

或痰交紅紫若脉數實者為假實不可悞認為有餘補虛之劑宜主之若服湯之後數實變虛軟者是為脉症相應治法得肯綮則何不治之有若脉細數微弱者坐久服苦寒沈降之劑為難治年五十以上者其症無他異只管目眩腰痛食不進心下痞大便秘結小便澀少世醫動輒以痰與積聚治之按此症八味丸四神丸大補湯十補丸之類可撰用若歷日之久芎歸知柏芩連亦可斟酌脊骨高起者慎不可灸胸腹犯之則變生于脊若有其漸則可灸脊骨上及其四傍各數十壯



病人足屈而不伸、如鶴膝風、或足痛如脚氣者、災生于脊骨、或高起、或腫起、或腰髀間腫起、宜以治骨蒸勞法治之、龜板鹿茸鼈甲不可少之藥、

城田氏婦人三十餘歲、患骨蒸勞、針灸無効、衆醫束手、後經數日、脊骨高起、自十一椎至十四椎、穹隆寸許、不出二月而死、

一婦人頻年苦積聚、着脊逼心、輕手不可得、重按漸解、之一醫與藥而稍安、針生嶋田瑞仙戒之曰、婦人之病、決不可灸胸腹、尤忌天樞氣海、若犯之、則災不可測、後用一庸工言、灸天樞關元、各五十壯、一日脊骨

抑鬱為骨蒸之  
論此手有疑處

痛甚、解衣見之、十四椎突起、延及十七椎、急召嶋田氏至、曰、變既成矣、駟馬不能追、無已、則灸屈曲骨上、若四邊、從其言、不効而死、

人心之鬱抑、固亦多端、或進仕不遂、或輟軻貪窶、或婦姑勃蹊、或寡居無聊、其初也、食不進、氣不和、如不為大患、苟且因循、終至不可救、夫心氣鬱抑、不伸、則熱生焉、熱生焉、則愈鬱愈熱、久之不愈、延及脊骨、炎炎燿燿、遂為骨蒸、髓道焦枯、或腫起、或高起、四六之椎、亦隨而起、其為大患也、極矣、世之執刀圭者、茫乎不省、目為脊痺、病癘之症、名實之不正、方症胡越、患者



不幸是誰之咎乎且不特心藏為然四藏亦同病源諸書雖有二十四蒸三十六蒸之目不說到此况若後世諸方書乎其十五推以下不至為大患者以無藏俞也不過使人善病朝鮮宇文斗為外邪治以三合湯未如歸脾養榮加鼈甲龍骨之尤效矣醫門法律表陽不固而自汗者芪附湯主之脾氣遏鬱而自汗者朮附湯主之腎陽浮遊而自汗者參附湯主之云云予按陽虛自汗須以此方出入應變凡有熱之人一身無汗唯頭面汗出者火氣薰蒸使然不獨上焦陽虛熱解則汗亦隨止

兼證折義云問有年少體肥之人平素左半身無汗脇下一片常冷逢天氣暴寒發熱頭痛喘鳴胸滿左半身不能轉動云云曰此人有寒飲結聚胸下更兼內外感寒加以驚仆痰逆則發熱喘鳴頭痛胸滿身疼勢亟必至其右半經脈貫通處受邪則從陽而化為熱左半寒飲積結之界平時尚且無汗縱有寒邪淒泊亦必從陰而釀寒陽氣不到之處自然重着難移云云此文素問汗出偏沮者令人偏枯之善解眩暈以寶鑑天麻湯為主隨症加減若有熱暈者加釣藤鈞此症天麻金沸草不可少



癩癩家平素頭面嫩白而無血色唇口色亦異常或周  
身生瘡如疥癬予常以此辨之

顛狂因勞心大過而發者歸脾湯養榮湯因瘀血者桃  
核承氣湯因氣鬱者逍遙散金匱防已茯苓湯可與  
信夫郡一男子俄然患項背強痛角弓反張靠物而坐  
數人自傍扶持醫不能辨其症不歷日而歿是蓋太  
陽之癰瘕也

本藩中川氏卒倒身體強直口眼左引口開唇動時或  
咬牙予曰是厥陰之癰瘕也即與小柴胡湯加桂倍  
他藥而愈沼間氏亦患亦同服逍遙散數貼而安

癩癩之再發  
第于此症

一人患癰心下有物支撐而上項背強戾衆醫皆以為  
痞積殊不知是為陽明之癰瘕桂枝加桂湯桂枝加  
葛根湯主之

一摺紳患癰每夜炯炯不能就寢醫用降氣之劑不應  
欲用人參恐其助長而不用予診其脉細而緩時帶  
弦曰思慮過多酒色傷內此為大虛不歸氣於元也  
非大劑人參則不可醫心已服而外未肯服傍議洵  
洵皆云參非取宜即作疎通祛痰之劑進之其症自  
若托予治之予猶持前策遂用人參養榮湯加人參  
二錢別以參五錢煎湯雜進一晝夜盡韓參七八錢



其夜微就寢翌日諸症亦減二三十數日而復故王應震云見痰莫治痰夫痰者水飲中之一症而屬標者也治法宜審其虛實而治其本藏氣不衰津液流通則痰無因生然平素壯實而患之者是一時水飲之取為也宜治其標而痰自愈其屬虛者誤以祛痰之劑與之則藏氣益虛津液枯槁痰飲益熾可不察乎戴復庵以驚悸癲狂健忘不寐諸症為痰者非矣陳氏三因方養榮湯治五疸脚弱心忪口淡耳聾微發熱氣急小便白濁當作虛勞治云云戴復庵取說如合契然當作虛勞治五字宜看實體認

疸病服湯藥之外食雉蜆芥三味為妙凡人無故心戰色異常人者宜精意熟察此人必發黃是乃急黃症久不回踵嶮危可恐若有其症者急可與醫林方瘡疸丸肘後茵陳蒿湯世醫茫乎不知為何等症妄施之治亦殆哉

要訣曰比歲有膚黃病初唯覺四體沈沈不快須臾眼中見黃漸至面黃舉身皆黃云云按是急黃也多兼疫邪者其症必心戰不可草率誤診

一身黃而腫者名疸水汗出而黃者名黃汗黃汗身不腫疸水無汗



黃腫一名黃胖病、俗稱福病、戴復庵云、因飽作勞、脾氣不舒云云、夫人飽食堅硬之物、則脾胃之氣、為之壅鬱不舒、故津液不化、而胃中生痰、亦復隨食難化之物、則痰涎粘着、始如不為病、痰涎亦復隨粘着、脾胃之氣、愈益壅鬱不舒、遂釀為大患、治法以去胃中之粘痰為主、其症頭痛、色蒼白、身無力、小便黃濁、食不進、耳鳴、乾咳、腰痛、短氣、喘息不能疾行、心下有塊、手足常冷、氣亦易屈、脉緩而弱、其症似虛勞、然不可溫補、以平胃散退黃丸為主、出入加減、又導痰湯小陷胃湯十棗湯大小溫中丸、回春至寶丹可撰用、

黃腫病、治法以解粘痰為主、青白礬針砂不可少之藥、然針砂忌鹽及炒豆、若犯之者再發、青白礬無忌、又有好食鹽、或喫番椒、或炭土、或生豆者、從症治之、凡此症一人病而傳一家、一家病而傳一村、蓋污穢之氣、取觸而染、其人雖不食、皮膚緩軟、身體肥笨、如有水氣、故名黃腫、亦疸中之一種也、若水氣充實、小便不利、其人虛者為難治、

本藩一婦人、患雲翳、經三百餘日、百方無效、醫與木賊烏賊甲之類、不幾、而四支不仁、腹筋急縮、不能俛仰、食不進、頭痛益甚、目眩不能起、乞治于余、脉沈微而



軟蓋劫劑過多、胃陽受傷、津液枯燥之取致也、乃作附子理中湯與服、腹筋稍緩、氣和食進、而諸症未全退、於此與人參養榮湯百餘貼而愈、婦人之病、得之患頭風、醫人不察、妄投劫劑、故變生于眼耳、

治眼疾者、宜求其本、其發大概無不兼頭痛頭暈頭皮頑麻者、治法須從祛風之劑、

梅楊夫人患眼、瞶瞶常不明、遂至不辨黑白、然瞳子無有他異、予一診知其氣鬱不舒、為之失明、乃進以加味歸脾湯、後以神効黃耆湯益氣聰明湯、更進而愈、眼科書有龍目論、玄機啓微銀海精微眼科全書等、不

可不涉獵、

信夫郡一老父、頸上生塊、如一大梨子、漫腫無痒痛、亦不釀膿、數日後、鼻氣平塞、不通一線、開口終作呼吸、凡五六日、飲食不下、蓋咽中雖無異、鼻氣閉而不通、故開闔失機耳、神氣益結、困憊極矣、喃喃唯囑後事、予適至、曰、此病不久、鼻氣通則愈、急製通關散、與之二貼、鼻氣稍通、終能飲食、後不數日、清水自鼻中湧出、三升許、頸核消盡、而飲啖復故、按是痰水凝結之取致、可不恐乎、

口舌瘡、服寒涼之藥、久而不愈者、理中湯主之、凡屬氣



虛者、宜錢氏白朮散調中益氣湯、薛氏歸脾湯亦效、口舌瘡、俗稱河原柏者、含其實、甚効、又能治牙齒痛、凡吐涎沫者、蟲症居多、其人不能食、常吐涎沫、隨吐隨出、終日不已、眠則涎從口角流出、面色或紅或白者、此症多屬婦人蟲積、

醫學發明云、多唾白沫者、胃口上停寒也、補中益氣湯加縮砂仁、長沙曰、大病差後、喜唾、久不了了、胃上有寒、當以丸藥溫之、宜理中丸、臨病辨症、豈其易易、長沙云、諸浮數脈、應當發熱、而反洒淅惡寒、若有痛處、當發其瘕、予數驗之、往往不差、脈數而惡寒者、生疔

瘕之候、若有痒痛麻木之地、則解衣撿之、有粟米粒小瘡、則灸其頂上、

急疔之一症、不可忽、世醫不知、誤人者多矣、其人必無熱惡寒、脈反數者、是也、

疔瘡外敷、用蒼耳葉法、奇効不可言、予數試之、如子根未試、無葉或可用、

脈經云、脈微而遲、必發熱、弱而數、為振寒、當發瘕腫、又云、脈浮而數、身體無熱、其形嘿嘿、胃中微燥、不知痛之所在、此人當發瘕腫、

凡人渴而飲湯水多者、或平素其脈浮數者、或左或右、



其脉浮數者、生瘰腫之候、

信夫郡一童子、年十五、初患消渴、食倍常時、飲亦無度、醫治而不愈、少便出白沫如米泔汁、予試使人嚙之、甘淡無鹽味、予知其不可治、而辭焉、後一年餘、頭項上生小瘰數塊、三十餘日而沒、

又一小童、章門下邊生一腫囊、無寒熱痒痛、他亦無恥苦、歷三年、囊破發膿、無慮二三升許、膿盡而稀汁日出、歷日之久、稀汁稍減、荏苒欲愈、瘡口終如小管、而未全愈、不出二歲而死、本藩遠藤氏兒、十二歲、患上症、腫發環跳上際、歷二歲、膿潰出寸白虫、斷爛數

十條、醫治無効、五百餘日而死、按此症屬無辜疔、世醫不察其因、悞診為痰飲、為疝瘕、治方家秘清養散、若殺蟲之劑、可撰用、後宜照勞瘵之例施治、然此症多不治、

本藩戶澤某、二十餘歲、股內隱隱常痛、久之腫起、出膿數碗、內服湯藥、外敷膏劑、不日而愈、頃之傍生漫腫、再潰、治之而愈、數日環跳下連橫骨際、漫腫墳起、堅硬如石、前醫辭去、乞治于予、予曰、瘍毒不盡、內膿有日、蓋因治之早也、毒已結于小腹、此曰附骨疽、若膿自舊瘡發、則可治、否則其害未可測、某懇請不已、於



此與神効內托散數十貼、膿自舊瘡出、堅硬如石者、亦隨而散、

凡瘡瘍膿潰之後、不可妄投當歸白朮、此二味能生膿、故也、膿收之後、數日始可用、

外科書有薛氏外科發揮外科樞要瘡瘍機要陳氏外科正宗龔氏外科百効、不可不讀、

湯瀝火傷、或灸後生赤核者、宜桂枝加桂湯、

痘疹書、以活幼心法為最、保赤全書痘疹全書痘疹格致要論痘疹心印痘瘡叢書痘科鍵等之書次之、

候法辨耳後中指手紋之法、痘科鍵駁之、未必然、予別

有候虛里之法、其動極甚者、必發痘之兆、放標宜視掌中足心、一二瘡疹隱隱然于編紋中者、痘也、

序熱如灼、戴眼暈倒、呼吸絕通、不省人事者、必不可作驚作癇治之、究竟痘欲出之候、升麻葛根湯參蘓飲加天麻為佳、香竈之藥、決不可用、放標之後、見上症者凶、

放標如卧蚕者、後必不能起脹、回漿後、放標面背手中、赤痣如胭脂者凶、少者可治、多者不能回漿、



放標之後、雖似鮮明可愛、若面背、若手中、見黑痣者凶、或六日、或九日、譫語發狂而死、起脹、雖頂上陷、終能離地者可治、著地而不離者凶、痘毒壅盛、頂不能起者、毒解則頂起、

痘出之後、熱不退者凶、身溫暖者吉、渴甚者凶、復月之痘、熱終一日、而放標、貫膿亦易腐爛、假使臭氣多者、穀氣不絕、則吉、冬月之痘、如此者凶、反此者吉、一搯紳患痘、收靨之後、食進氣和、不能起床者數日、吉田某治而不効、命予治之、予曰、無他、可慮、醫用劫劑、胃液為之亡也、即作六神散、加乾薑、木香、進之不數

日、而起立如常、

先公第二子、九歲患痘、吉田某進藥、及放標、發熱不退、鼻中燥黑、舌上白胎、某以為血熱壅盛、非養劑之能治、即進以清涼之劑、前症自若、於是以白虎湯合黃連湯、加倍大黃、芒硝、欲進之、予曰、熱雖壯、未至七分之盛、舌雖胎、未見黃黑之色、鼻中燥黑、亦是燈燭油烟之取致也、某固執不服、予進言曰、咄咄、公子之病危矣、硝黃苦寒一下咽、則嚙臍何及、同寮伊藤某亦辨其非、公曰、汝可治、則治之、予奉命而起、乃以張氏六味煎、加犀角、紫草進之、不數貼、熱解食進、痘亦



隨起收醫之後雖無餘症肌熱不解夜夜微熱盜汗數日不愈清熱補中一切無効因念長沙之言曰以新差人強與穀以新虛不勝穀氣故也公子之病痘後元氣未復脾胃氣尚弱不勝穀氣故微熱盜汗耳乃作平胃散加神麴山楂麥芽柴胡進之其翌熱不來盜汗亦止數日而復故

顛撲折傷以逐瘀血為第一策乳香定痛散桃核承氣湯抵當丸是也次順氣之劑可撰用

金刃傷補虛第一脫血甚者先用獨參湯後用八物雙和十補養榮之類又中條家正氣散可與

降真香細末名紫金散能治金瘡其說見名醫錄

信夫郡取在蝮蛇極多一野夫語予曰蝮蛇傷生揉白斂外敷乾則易之無不愈者土人以此不太恐蝮蛇予未試或効

丹類多毒疹類無毒戴復庵以丹為赤疹者猶以噉為咳逆也亦賢者之一失

發丹之治法宜先解其毒五香連翹湯防風通聖散若其毒甚者防風當歸飲或桃核承氣湯合消毒飲外用磁器片破之或以及刺丹處急急去其毒為妙若丹毒內陷則灰不回踵



瘰癧之發、無不因虛勞者、治法養榮湯大補湯加貓頭  
灰、古方多用解毒之劑、然虛家不可妄用、

婦人病多於男子者、以胎產與經病也、然皆無不因氣  
鬱者、故耗氣之劑、宜斟酌、嚴氏立血衰氣盛謂之逆、  
婦人嗜慾多於男子之論、後世從而和之、予取不取、  
婦人諸病、澤蘭湯為主、逍遙散次之、四物輩亦在末班、  
乳腫乳癰、家秘蒲公英湯、可用之初起、

本藩三田某婦人、不食七十餘日、唯氣不了了耳、一醫  
治無効、予一診、知得之氣不和、經水不調、即與澤蘭  
湯、數日食進、經水漸至、又日野某之孀婦、年廿五六、

不食泄瀉、常有怒癖、予用前方、出入二十餘日而愈、  
女公子八歲、俄然暈倒、爾後數發、衆醫為癲治之、雖暈  
不再發、口鼻顫動、或搖手、或牽眼、數年不愈、君夫  
人使予治之、予曰、女公子之病、脉已和、非湯藥可治、  
是曰脾風、灸脾俞胃倉、即二百餘壯、從此春秋常以  
為紀、不數年、而諸症全愈、

信夫郡一婦人、產後二臘、執事甚勤、其夕痛發中窈邐、  
一塊如雞蛋大、附脊骨直上、比至十椎下、心痛而暈  
絕、如此者數、予與桃核承氣湯、加澤蘭牡丹皮而愈、  
梅楊夫人、復月惡寒發熱、頭痛甚、食不進、衆醫為外感、



予曰、脉沉澹、非感風寒、是蓋耗氣勞心之取致、發表解散、亦非取宜、即進八味逍遙散、不數貼、諸症全退、唯夜間不能眠、因進金匱酸棗仁湯加半夏、而就眠、信夫郡一野嫗語予曰、家翁有秘方、能治帶下、一日婢子侍傍、翁曰、一味奇方、効驗無比、汝謹勿語人、蜈蚣一頭、去皮鱗腸子、獨留骨肉、剉細入絹袋子煎服、禁生菜一周、年若犯之、再發、

棕櫚灰治血山崩、溫經湯芎歸膠艾湯、長服能治帶下、金匱當歸散除胎熱、白朮散治胎冷、千古養胎之方、不能出此範圍、千金旋復花湯治惡阻為妙、

信夫郡一婦人、懷孕八月、腹脹甚、疼痛不止、數日後、臍口漫腫突起、如有物、既而臍口潰敗、而胎子足出、引之、則肢已斷、而後身體頭顱斷爛為數片、漸漸從瘡口出、醫治百方、數月而愈、同郡坊市之一婦、本藩安積郡之村婦、患同上症、治而皆愈、蓋腸癌息積病之類也、

臨產、試水已來、或未來、眩暈卒倒、不省人事者、勿悞認為子癰治、多致不救、是蓋胎子轉身、胞系為之了綏之取致也、謹勿用針灸香竈之藥、四君理中輩加倍人參與服、嚴戒家人收婆、禁多事多語、則自然分娩、



特暈倒之時不可令仰卧高其枕側其卧為妙  
本藩與野某婦人虛家也懷孕六月惡寒發熱及夜暈  
倒一醫為子癰誤治壯熱不止乞治予予其脉弦細  
跌陽浮大即知非癰厚味過房生內熱耳於此與小  
柴胡湯加葛根天麻釣藤鉤而熱解神氣稍正及坐  
草暈倒再發家人失措乞與蘇香圓予諾即代以化  
痰圓且作四君子湯加倍人參煎服頃之分娩  
胎前小腹痛或兼腰痛時發時已或十餘日至二十餘  
日其痛異平常者亦弄痛之類也用達生散紫蘇飲  
之類則自然痛止此佳兆也後必易分娩高貴之人

左右侍御誤認催生穩婆庸工覲然不省每每貽禍  
者夥矣

胎前數日有如試水者下是因胎動而然非真試水也  
無大害雖然產道乾澁則難分娩急以中條家七味  
正氣散加伊勢海苔五倍煎用甚妙

坐草試水未來及下瘀血者治不可緩芎歸膠艾湯加  
地榆續斷麒麟血連服血斷則無害

胎前水氣反為佳兆微有水氣者分娩後必自消若水  
氣多者不在此例後有至大患者治方不與胎前同  
宜用意詳審此症多屬下元虛建中腎瀝湯主之



陳氏經驗方、四物湯加吳茱萸、治婦人之百病、張成道云、若得之、芍藥地黃之寒滯、不能害脾胃、凡坐草、有用達生散者、有用芎歸湯者、予常以平胃散為主、加麴、縮砂、虛人以五味異功散、加桂酒麴、分娩後、可問血下多少、若血下多者、雖神氣清了、無他異、脉微弱軟緩者、急可與獨參湯、若參附湯、否則變不固、踵

女科撮要云、欲產者、但覺腹內轉動、即當正身仰臥、待兒身轉向、下時作痛、試捏產母手中指中節、或本節跳動、方與臨盆、即產云云、此方甚易簡、多驗、

醫之道、以辨寒熱虛實、為第一着、過此以往、無甚難事矣、然非徹背眼人、則不能、

凡寒熱頭痛、喘咳、或有汗、或無汗、小便或清或濁、大便或瀉或秘者、內外同病也、患者雖病篤、自稱揚其易愈、不欲謂病難治、或神氣清爽、如無他異、或指日言愈、或面色不垢、或好潔清、其脉症相反者、多屬七情氣血內虛症、其人神氣昏憤、甚於病狀、言語精彩、不與人相主當者、多屬外感食邪、痰結內實症、虛里動甚、而應中庭者、真氣虛也、雖動甚、不應中庭者、為虛兼痰、尺膚虛軟者、屬不足、為病進、尺膚實強者、屬有



餘為病欲解臨診之際、凝然定心意、先望其色、而後問其取患苦、彼此參停、迴互錯綜、始可言內外虛實而已、且夫內外虛實之辨、長沙論定、而東垣祖述焉、予也僻在草莽、弱冠始志于醫、不能得良師友、與之交臂而尚論、幸知有二氏之書、日夜沉潛研究、久之如有得于心者、因筆其二三、以示同志、因予言擴而充之、則庶幾為二氏之徒矣、

附躋壽堂先生行狀

躋壽堂先生者、設樂新助府君第二子也、母荻野氏、幼而好讀書、年十九、學醫師、事藩人小河民安先生、及土

屋春庵先生、二十九、遷居信夫郡上飯阪、療民之疾病二十年、臨症不惑、妙究其術、元文元年丙辰、歸於藩、年四十八、會空歸先生諱安說中野氏者無子、養而為嗣、因冒中野氏、改稱杏順、蓋承王父之稱也、二年丁巳、始仕、三年戊午、空歸先生告老、享其祿八十五石、四年己未、命免病直、以其療疾多効也、吾藩醫之免病直、始於此云、五年庚申、空歸先生卒於家、寬保元年辛酉、天嶽公有病、進藥有瘳、為侍醫、加賜祿五十石、三年癸亥、移家江都藩邸、侍梅楊夫人、寬延三年庚午、假增祿六十五石、寶歷三年癸酉、以向取假增六十五石為真、



并前取食為二百石、亦以侍。夫人有勞也、六年戊子、許郎內乘轎、加賜月俸八口糧、以慰其勞、八年戊寅、病歿於客舍、距生於元祿己巳、得年七十、葬於江都麻布、長阪大長寺、先生為人、寬厚樂易、好施、不問家之有無、且性不傷物、物自歸之、少時嘗與客方棋、適有一老父來訪、先生不與之接語、爾後其人絕不復來、性使問之、則曰、人多忽老、吾老矣、宜矣、先生之不顧也、自此斷不復棋、飯阪人好賭博、先生居之二十年、未嘗與其人游、性信浮屠法、信夫有不能律師、專脩念佛業、從遊有年、頗得悉其蘊、及先生沒也、飯阪人結社建碑、歲時致祭、

焉、其在江都藩邸、大洞公眷遇特至、侍於側、為設烟盆、遇歲杪、無金償債、自進借金於公、取而償之、及期還之、府公笑令勿受之、先生推辭再三、不得已而拜受之、公嘗與大夫人飲於其舍、自公之即位、無有至臣家者、此蓋特恩云、先生韜晦、未嘗以其技誇人、有他方人來請、則辭以事故、未肯輒往、或介藩有司而來請、則曰、彼豈以我為懼有司而往者邪、有以轎迎、則曰、我豈病脚者邪、何以轎為、及誠意來請、即往、亦不必乘轎、其好書、老而不衰、每讀書到得意處、雖有客在前談笑、而不之省、誦讀自若、室人交諫、而後悟、實不覺其



人在前也、若有取感發、則中夜數起、披繙書卷、秉燭達旦、蓋其天性然也、與同僚關道意先生友善、道意先生信夫人也、自其在飯阪時知之、後薦之藩為同僚、及在江都、書辭往復、以談醫為樂、其病將沒、以書託其孤有隣、至于今、與淳泰為通家、最善、取著有水飲發揮醫言漫錄證治要訣標注等數十卷、藏於家、其治疾効驗、詳於著述中、不復具列、配青雲孺人、生一男、乃淳泰是也、男淳泰謹狀、

醫言漫錄卷之三終 大尾

鑒言漫錄跋  
中野躋壽先生所著鑒言漫錄刻成、其孫白圭求予題言、顧吾祖父於先生為執、其嗣愚洲君又與吾父相友善、而今訥與白圭交遊、以其數世之好如此、義不可辭、乃不顧固陋、題其後曰、先生自少志鑒、然不幸生於僻鄉、無師可從、求朋友之助、亦不可得、



困既極矣於是發憤自厲以獨求古  
人之術為志常必以古人之言驗之  
事實以事實之效驗之古人潛心殫  
思從事於此者數十年遂獨得其妙  
於書籍文字之外是以起死回生之  
巧進二有不與古人期而與古人合  
者如此編所錄蓋其尤粹然者也嗚  
乎所以開示活法啟發後進者孰復

加焉其可以傳無窮固當無疑矣抑  
我又有慨焉彼香川太冲吉益公言  
之以古鑒方鳴適與先生相先後公  
言執方證相對之見乘其豪氣以張  
皇其說太冲乃炫以其學力文才於  
是世之業鑒者靡然從之其薰灼漸  
漬之所及雖豪傑之士大率囿於其  
範圍而不自覺也嚮使先生生在通



邑大都與彼二子輩周旋與此相與  
切磨則其著述議論驚世轟名必不  
讓二子矣然其能不雜二子之習而  
純粹如是雖先生之賢或有難保其  
必然者使先生若彼二子輩其所見  
唯在文義之末方法之迹而莫有獨  
得之妙焉則其著述雖富議論雖奇  
必不能致其傳之無窮如是編無疑

也由此言之先生之困於無師友者  
為為一時之不幸而終身之幸也欤  
嗚乎此編之行非惟後進之士蒙啟  
發之益夫浮靡之徒唯師友是恃而  
無意自力者亦有以警哉  
文政庚辰五月上浣

關屋訥識





梅隱亭藏

日本搗十軒店

江戸書林 西村宗七發行

文如夷氣正其王氣  
無意自來亦不以警  
發之益夫氣集之於  
中非對發對之土著  
由地言之其生之固  
無時也



Handwritten characters at the top right corner of the right page.

文如四羊辛巳年冬

五戸書林

西林宗大

日本郵十神歌

蘇州亭藏

文如四羊辛巳年冬  
月廿

Handwritten characters at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of the right page.



